

淵雅堂全集

惕甫未定藁卷二十五

長洲王芑孫念豐

題跋

合杏樓詩題辭

曩與彭進士允初家巷相連每作一文互相點勘一日
得允初所作陳太安人墓志述太安人懿行甚備并錄
安人寄其子是升之作芑孫讀而善之願得悉觀太安
人詩久矣安人嫁於韓韓與吾家累世有舊芑孫又辱
與安人之孫崧同補博士弟子因得拜見安人子東生
先生卽是升也久之先生就次子封養來京師出示太

安人所爲合杏樓詩詩不滿三十首而幽閒悱惻之思溢於言外若寶鏡篇獅子林諸作有似乎儒林長者學道有得之言求之列女不可得也嘗竊論易之繫家人曰言有物而詩之祝女子則曰無非無儀漢宋諸儒但以無善訓無儀義有未盡無儀者非無善也不以善自表著於外也曰有物則無易由言矣其於詩也抑又能多乎哉先生承太安人志不欲刊行但冊藏以示子孫而屬芑孫夫婦題辭於後嗚呼太安人所厚積於詩之外而以化於其家者卽是可見此其詩之所以少而益貴與

題李石桐少鶴昆季送家直菴鄉舉詩冊

予以乾隆戊申三月

召試賜舉人高密家直菴亦以是年秋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爲考功主事又四年出其鄉舉時諸同學贈詩并
李君石桐所爲畫少鶴所爲文示予予觀諸君子之贈
直菴也類多相勉以義高密海東一隅地比者石桐少
鶴以古學倡其間其鄉之士從而和之二李旣以學行
有聞直菴又連得科第卷中諸君雖未卽赫然曩著而
一二姓名稍稍流聞遠近由是知窮鄉樸學特患倡之
無其人誠有其人矣而患孤賤無聞於世未之有也直

菴爲人貞廉而介寬平而慤考功於今爲顯曹處之落
然其在京師猶之其在鄉閭也而獨與予相暱好一日
將詣諸城竇東臯先生過予問所以投刺者予心訝之
直菴曰自吾至京未嘗及貴公之門不知凡投刺者宜
何稱也予大笑直菴亦笑卽是可以見直菴無負於諸
君平生之言矣夫士蓋難於始進其始進也端則雖一
歲九遷馴至大官其必不以末路而改轍無疑也於是
書其後以要之

跋覃溪先生所摹徐東癡王漁洋手蹟

予曩侍先大父爲宣城教諭會

朝廷開四庫館蒐集遺書得梅耦長庚自書詩藁一冊其閒丹墨批點有漁洋及吳寶厓諸公識語朱竹垞題五言詩一章於前卽所刻曝書亭集中者也耦長所著甚夥其子孫未能刊以行世至是叢殘或不具首尾獨此冊爲其手跡楷畫精甚予旣嗟愛欲私畱其本請之先大父而不許且曰汝所欲取而有之者以其子孫之不自振將攜歸刊布以廣其傳而又得畱其遺墨以自觀翫也斯意甚善而其願甚奢汝能必異日之事皆如

志乎萬一不如志則此藁遂湛沒於汝手而吾與汝皆
爲有罪莫若歸之其子孫而錄副自畱以待事焉之爲
得也於是遂止然錄副不能悉寫僅得其十之二而此
冊之去予且二十年胷臆間猶不啻繞一車輪乾隆壬
子三月予信宿讀易樓時帆示予翁覃溪先生所摹東
癡漁洋所批邊仲子詩冊破紙一葉丹墨紛披而覃溪
又先大父同年友也有感曩事輒復記之獨愧予之拙
於藝不能如先生手腕玲瓏爲前賢墨妙存其仿佛也

跋明舉人祝淵臨難詩

往余見周忠介公子茂蘭所上血疏二百餘字色殷黃
照人凜然豎毛髮而小楷有黃庭經筆意此海寧祝開
美先生以舉人殉難自寫絕命辭二十八字墨氣黯淡
小行書亦殊有唐人筆意是其人豈嘗有意於書者而
書自如此昔人言道足者文不難而自至何況於書山
谷所謂讀書萬卷猶未爲此道中無上真言也止堂侍
御爲先生五世從孫出示此帖因題

題崇效寺看梅詩冊

今京師士大夫相與燕游往往有崇效寺看花之約邵

侍講晉涵爲予言二十年前未有遊崇效寺者自侍講以舉人會試輦下一日步遊得其處出以語人流聞寢廣寢以日盛今觀時帆先生所藏康熙中鴻辭諸翰林詩述則斯寺之遊其來舊矣蓋中間又嘗曠絕而侍講更興之一嬉遊之地興而廢廢而復興士大夫與時俯仰往來儵忽於其間有不可勝言者獨遺墨在世猶使人流連觀翫覺當時警欬不與車聲馬迹俱逝黃塵之下所爲不廢而常存者何也

題龔御雲山卷

改君七薌示余以龔學癡雲山卷後有黃唐堂焦南浦

諸先生題詠紀年或庚戌或辛亥不過雍正八九年間事耳而雲間風雅之盛如此使人有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之感當日雲間書派幾于粵鋪燕函今時小生無復仿佛其號爲能者轉學院工俗書此何爲者也雖然余旣竊食于是宜有所振刷興起其間而亦與旁觀者同爲慨息又何爲也憮然者久之

題鮑封君棠樾村圖記

封君自譜其家世又別爲棠樾邨圖作記余惟鄭氏通志頗言圖譜之學蓋古之爲譜未有不爲圖而封君之記棠樾則與昨庭廡區分塗別并不必見圖而可以得

之昔永叔之於東園子瞻之於瑞草橋紗縠行震川之於千墩浦皆以童子嬉遊之地有睠篤不能忘者况乎鮑氏所居六七百年世德蟬嫣在是者乎封君之後誠能善繼善述益大其家棠樾一邨何遽不與通德之門履道之坊並傳也哉

跋華亭縣學石刻急就章

右急就章明副使吉水楊政重摹唐本刻石今置華亭縣學櫺星門右余始見搨本京師不曉石在何處及到官按視諸碑始獲之學廟諸碑大抵明中葉以後人書惟此及趙文敏居竹記時代爲最先然二石陷壁咸非

其處趙石裂而爲三此石下著於地頗有漣剝觀者傳而讀之不能詳第見宋克署名縣志載作宋克書余亦誤以爲克書不遽揭也今揭出諦審乃知是舊本重摹有葉夢得題記謂非近世所僞爲則是唐以前相傳摹本無疑也其慶畢稚季以下數十行乃摹克書以補闕字耳政所刻旣非足本因摹克書以補之固無不可而又綴克所書陶詩及與張夢辰帖二種於其末令人耳目牽混倉卒不辨所繇誤謂克爲張夢辰書此急就章一篇耳克在當時以書見重朝廷政刻此在正統四年去克未遠自必震於其名故併刻之以與唐摹舊本並

行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亦想見克在明初以書受寵其餘力足以歆動一世如此爾

題沈氏戲鴻堂帖

華亭董文敏戲鴻堂帖十六卷初刻固木版也當文敏提學入楚版燬於火乃重摹而刻之石文敏卽世是石爲郡人施叔顥所得施氏搨致精慮工人喪失次第增加目錄其目有紅印墨印二種其紅印世尤貴之叔顥自稱用大齋主人所謂用大齋本也其後石從施氏出歸於故尙書王公儼齋之家尙書復爲精搨以傳然是時米書西園雅集圖記以字小頗有漫滅儼齋自爲仿

寫一通刻置其中其字視原刻較大然都無目錄儼齋
自號橫雲山人所謂橫雲山莊本也久之石復從王氏
出一再流轉今爲北郭古倪園沈氏所藏沈氏有子曰
恕字正如自號肥雲方爲府學生儁敏有雅尚以是帖
久晦市賈所爲廣紅印滿世識者憾之因整理原石選
工精搨以還用大齋橫雲山莊之舊嗣此世復當有沈
氏古倪園本矣蓋自文敏刊石于茲二百年一顯於叔
灝再顯於儼齋及是然後得恕而託之卽一石之在人
間其顯晦亦若有不偶然者然施氏搨芒角粲爛今原
石搨久不能無漶損此則勢之所無如何而恕亦不敢

重刻以致失真又其慎也

跋甄塔銘

予婦墨琴好寫甄塔銘所見極多殊不知人間尚有未斷本也此未斷本筠圃舊有其全偶以行李之往來佚失前半因卽以其半裝池作冊嗟惋特甚然趙璧不幸而碎於柱得其片玉猶不當與鄭商之環等價矣

跋唐太宗晉祠銘

太宗書此銘超軼中自有淳質之趣文亦鴻麗已變六朝妍媸之習後來燕許諸臣多不及也予嘗有志欲以唐人碑版在今世者次錄之以補唐文粹之所未備如

此文及魏公醴泉銘皆初唐傑製所謂不廢江河萬古
流者也何時得果此願慨息書之

跋齊臨淮王碑

齊司空青州刺史臨淮郡王碑篆首奇橫杰出有磅礴
鬱積之勢觀之足增長筆力有益大字山谷論大字屢
舉瘞鶴銘亦此意也

跋爭坐帖

韓文公爭京尹臺參李文公爭司錄揖位顏魯公爭尚
書坐位韓李以文顏以字并傳於後處是見唐時士大
夫氣節之重如此

跋羅端良鄂州小集

乾隆壬子三月楞伽山人信宿讀易樓讀一過如紬金
匱石室之書而與夫向歆遷固者相對語也不勝其喜
燒燭記之是月廿六日

跋惲南田張子佳畫花卉合冊

乾隆辛亥冬十一月會飲詩龕讀易主人攜過鑒賞明
年春三月來居讀易樓復得晨夕展對雖番風遞過不
見一花而四時之花在予几上矣

又跋

惲述真者亦多然賦色輕淺易敝此獨神明煥發故是

尤迹張雖微不及然舊麗可喜二君去此百餘年獲其
零縑斷紙已如十穀之玉何況更遠而吾輩乃日夜縱
譚遙遙然質千古乎

家儕嶠編脩桑寄生齋勝題

桑寄生寓于桑者也以桑寄生名齋寓于齋者也寓于
物者不知有多寡寓于官者不知有榮悴寓于身者不
知其孰爲健病寓于天地者不知其孰爲去來儕嶠庶
幾知道者乎

書亡弟聽夫溫陵遣興圖冊

此溫陵遣興圖十幅乃亡弟聽夫與故昭信伯李公提

督閩中時作於令三十年公自閩罷爲馬蘭總兵旋卒
聽夫亦出官於楚嘉慶元年枝江逆民之亂聽夫死之
衰齋悉燼遺像無存後三年余上春官公子毓文雅齋
方由鑾儀衛治儀正襲封舊爵相見闕下追話舊事因
出此圖見示圖俗工所繪在當時固已不似閱十餘年
而至聽夫死難時蓋了無仿佛矣要是生前所繪有異
乎憑空寫撰者今以弟繼公而逝化爲碧血天若預留
此像於公家事非偶然慨覽之餘因遂撤留五幅并公
舊題以歸而仍以其五還之雅齋俾兩家子姓各藏其
半亦使異日長大知先人之相與有如是爾

題陳君墓誌

余書無深解尤不耐作碑版四方以書誌來請多不應
昔歐陽作杜祁公墓誌欲得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
之具知雖集古名家書無取乎怪也吳江陳君介余外
弟求書此石比歲東南夢樓亡書人無幾乎存矣其幸
存者年又篤老難以力求倉猝無可薦者姑妄諾之今
遂書以歸焉而識其事以見余書迹在石者少誠繇自
知不能而不敢輒爲之爾

唐陶山重修桃花菴圖題辭

余少聞長老議商邱宋先生修桃花菴事以爲菴乃伯

虎生平讀書處其墓別在橫塘而胡纘宗書墓石出于
是者疑桃花隴地當闕闕或當日刻工在焉刻成未立
而遭變入土以故未三百年復犁而出爾是說也徵于
鄒舅父之母之義也然菴故伯虎與文沈諸公所嘗詠
嘯流連處文人學士曠百世相感過其墟而歛歔焉躑
躑焉爲之翦除荒翳繕完牆屋焉是又吾人思古之幽
情而從隨會于九京之極致也顧自宋先生以來風流
隕墜又且百年吾友陶山始作新之賦詩爲圖言詠甚
盛自古神聖賢人英特不世出之士有其死而不亡者
于是冢塋祠廟傳聞異辭雖典祀之嚴有舉莫廢凡皆

以繫後人之思而非必其人之魂魄果有藉乎此也宣公之墓明妃之冢圖經爭之斷斷而通方達識或有所不欲辨是則陶山之志而余今日所爲書之者與

題宋忠烈公崇禎三年鄉試硃卷

自謄錄封彌之制行求士者索諸冥冥士從冥冥中憑盈尺之牘以自薦矮檐短燭謹護若頭目一朝榜發便成敗楮歲出歲沒曾不足鑱錢祭鬼然題名之錄自宋以來有著錄者抑豈不繫乎其人耶此忠烈公崇禎三年南京鄉試卷其硃字與今制同其主考房考筆皆藍首場朱闌界道有衡二三場朱闌有縱無衡與今制別

要不外所稱敗楮者而子孫傳寶若圖球覩之者悚然如覩段太尉笏南霽雲矢世有得一第以自爲能及以科目爲無足道者觀於此何如也芑孫少讀堯峯墓誌熟公行事公子文恪壻於吾家世通昏好五世孫鑣芑孫外兄弟也因得端拜讀之遂題其後

先文恪公五同會圖跋

五同會圖當時五公分寫各藏一卷故傳于人間者非一本也是卷先君子所購得芑孫攜之華亭重裝今以藏于家卷前後無他題詠獨有衡山隸書吳文定所作序及衡山自記數行觀衡山所記乃吳氏家藏不知何

時流落在外文定作序不及登卷而卒則卷中無諸賢
題詠宜也然文定後裔失之而芑孫父子得之不可謂
非幸會重修家譜附錄之以備後考

又跋五同會圖

嘉慶七年假得族叔父瑤伯之子所藏五同會圖卷與
此對較略同所異者彼畫後有四明丁綵題款耳卷前
有李西涯南宮雅望四隸字卷尾有匏菴手寫會序及
所賦詩又有顧玉汝和作一首盧綸鶴贊一首匏菴詩
曰日高連步出金閨鄉里衣冠比聚奎已幸容予爲五
一不勞邀客向東西古人事例惟真率流俗杯盤自整

齊白髮蕭然叨首席敢辭揮筆製新題綸與玉汝書詞
俱劣殆伯昏瞶人之徒誤玷其後卽西涯題首亦恐自
他卷強割移置于此故爲語不屬并識于此以待後考
是歲中秋後四日又識

跋先文恪公書謫解後

先文恪公自書謫解一篇載震澤集第三十四卷晚歲
作也其辭雖本於答客難進學解中間寓意具有事實
公配張夫人與壽寧侯爲親兄弟當壽寧侯用事勢傾
中外公與之絕至歲時問遺亦麾卻之不獨劉瑾李廣
先後相齟齬故末有孔光段熲諸語跡公生平愠于羣

小不能安其身于朝廷而亦超然不嬰其禍弇州山人
讚公曰完爵完身併以名完夫惟大雅旣明且哲之義
固非明季區區講氣節者所及知也公未嘗以書自名
而陽明山人以謂清勁得晉唐筆意重表兄武進趙懷
玉味辛藏是卷嘉慶六年冬十月同知山東青州府事
攜以之官出示芑孫於揚州獲觀謹識

題城南雅遊圖卷後

嘉慶五年予以憂去職來就賓谷假館樗園而蘭士出
守九江攜此卷之官取道蜀岡之下過余小飲時朗齋
以舉人從軍得官楚北時旣自祭酒罷爲翰林再進爲

侍講自餘諸君衰榮健病亦復不一而介夫下世忽已
五年竹窗蕭瑟翦鐙深話感喟久之予方飄泊江湖了
不得介夫遺孥消息蘭士之往必且訪存妻子寫取遺
文因並削書告兩窗廉使相與料量其事士之弗古處
久矣存亡異路霜露不渝非吾曹之責而孰責焉吾與
蘭士今日之所宜勉也

題蘭士南池清夏圖卷

余嘗累過南池未及遊今得蘭士之圖而臥遊焉雖然
南池獨以園館自擅其於山水不爲鉅觀蘭士今茲自
蜀岡以之乎潯陽望匡廬而俯長江其煙雲變幻風濤

浩漦洞心賊目乃真勝矣自古文人學士持節剖符勤
勞四國類必有山林之趣因之架壑䟽池巖居川觀歐
陽白蘇諸公爲守日流連文酒悵悵風華了然若不事
事者而政績所傳穹不可及余觀士大夫持尺一之牘
擁兩條之棒擎拳鼓掌不耐一官幾於衡石戴星究其
所治未知與數公何如也蘭士以御史視漕東中受
特達之知于是輟侍從之親以爲

天子分憂於外其將由乎今之所爲以自託於詩人靡
盥之義抑或慨然於歐陽白蘇數公者之不復作於天
下而超然別有以寄其心蘭士宜有自信者書以諭之

題明人石湖草堂圖記

石湖草堂文徵明題榜文嘉寫圖蔡羽作記榜題今在湖上海潮庵蔡記載入蘇州府志真跡今爲吾友靜樂李石農所藏茶磨多石山骨透露楞伽多土山膚華潤故楞伽宜墓田而茶磨獨供眺覽今自茶磨迤邐以屬楞伽疎松短柏蕭蕭掩映而記所謂深林深竹都無有也蓋人事代謝今昔異觀雖山林未嘗不在興廢中矣余有破屋數椽去草堂遺趾一牛鳴地石農因出此卷屬題雖然余既有屋其間猶未能負耒歸耕激流植援終身閉戶如履吉當年何況石農輩方遭承

盛際爲世所材四方多故馳驅未已雖欲買山而隱豈
可得哉余題此卷於邗上樗園綠條山館於是去嘉靖
壬午羽作記時二百八十有二年矣

題李石農所裝朋舊手帖

班書陳遵與人尺牘人爭藏去以爲榮此淳化太清諸帖例所始也相傳文衡山與人書必一再更易意愜乃止蓋昔賢之自愛其名而謹於處事如此余生平遣書往往點畫信手誤辱交遊過愛輒與裝存每見未嘗不內媿發熱而坦率性成迄未能改以是念宋儒非欲字好卽此是學之言真德人之遺音也吾友石農出示所裝朋舊雜書一卷纍若牛腰其間出於余者十之七因題其首以志皇恐云

題伊墨卿所藏沈石田楓橋餞別圖卷

墨卿出守惠州先後遭陳亞本陳爛屐四之亂先幾蚤斷曲突徙薪謀臧不用橫被譴劾幸

聖天子褒雪誣枉俾免遠戍然猶以是坐禡北還過揚州攜此卷示余卷爲白石翁贈高州守孔鏞所作鏞在成化中以智勇收撫劇賊鄧公長其事正與墨卿相類然鏞以最績而墨卿負咎論者惜之夫君子直身正誼當官而行所爭固非爲一身利害其負咎也猶之乎其報最也功與罪隨世滋變而吾心之得失弗存焉陽明山人平宸濠而不有其功僕固懷恩償師而李光弼蒙

其咎自君子觀之一而已矣墨卿行且

召擢大用異日報績必且遠過於鏞吾願墨卿異日處
功一以今日負咎之心處之則墨卿益進矣

題唐人書佛告比丘鬱單越經

余舊題靈飛經句曰不知袁桷緣何事強換題籤鍾紹京蓋十年前嘗極意是經尋其曲折中多褚法故不信香光之說而香光之說本於清容故也今覩歛鮑氏所藏是經硬黃本堅緻墨潤入紙髓而行筆正與靈飛法流相接因遂借留逾月仿寫五六通能使舊時學靈飛所得一筆兩筆復來挽下其爲唐人真迹無疑唐經生書在世者多矣又何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後爲精鑒哉乃用大藏諸經通例以開章語定其名曰佛告比丘鬱單越經而爲之書其後

袁了凡先生手帖跋

袁了凡先生在明季著書言修悖之理最切此所與沈定菴三劄一論詩一言治病一勸助田三增禪堂其論詩主漢魏其論治病主遠欲息心其勸助田並及齋僧延嗣皆與生平立言之旨相發豈非所謂吉德有常者然耶先生裔孫惕三起中衰之後以耕讀自饒行善於鄉與余交厚惕三歿而嗣孫茂才青能守其家風勿替及是奉先生遺墨枉以示余茂才誠能追孝念昔必知所致力矣豈徒以手澤存焉與劒筭等視也哉

簪山草堂小藁題辭

青浦何生其偉讀書雲間書院余監其院事見生拔出稠人中心異之未暇與生數數也頃之余解職去生累扁舟來過余家衝風冒雪以詩相質彌久益勤然後知生雅趣修潔所志甚遠比者校刊其鄉陳忠裕公文集蒐羅精備識者稱焉今又自哀前後所作詩刻行之屬余言余嘗謂文章特吾人學問之一端而詩又文章之一非有其迥然獨具于文章之先巍然自立于文章之外者卽其文必無所載之而出苟無所載之而出篇猶是篇也句猶是句也雖其間營度萬殊未必不隨人爲

工拙而要之皆吹劒首者一映而已矣以生好學又歆
嚮慕樂于忠裕之流風而願其文辭自此以進必有欲
罷而未能者其所就又可量哉書以爲之勸

題奇門秘要

奇門書二種鈔本其一不著撰人其一有撰人曰若齋周覺覺不詳何許人計兩書皆不過著自康熙間所引多六壬書壬遞法本相通也今命小子嘉福錄之邗上余生平不曉數學今年五十矣有以壬法授之者弗能學也人生天地間一飲一啄莫不有數至誠以之前知絕藝以之逆探精神所極鬼神告之然竊謂吾人出處進退惟求得乎心之所安與其義之所止休咎皆可以勿問此聖人知命之學也一旦守封疆膺寄託謀人之軍師則不能不爭之于其數爭之其數而無前知之能

將必有其逆探之術此奇人奪命之權亦卽聖人立命之旨也余旣早衰自廢無繇奮發嘉福方當出備戎行承平日久地大物博良莠錯雜露雷兼施義所固然聖天子在上百執事在下金韜玉鈐謀斷相須宜有各思其職者嘉福年小異日從事當塗其爲有志無志未可知卽余之及見與否亦有所不能必也姑使筆錄而書是以遺之俾長而服念焉

題唐人書律藏

此律藏第四分卷第六舊藏吾鄉畢秋帆尙書以寄丹徒王夢樓太守審定而尙書卒于軍其家旋敗此本遂留夢樓家及夢樓又歿歸之歙鮑氏安素軒余乃見之夢樓題籤定爲唐人書余觀第一行下注調部第一字頗疑唐以前未有用千字文記數者卽姚鉉之編次唐文粹猶用甲乙丙丁分部夾漈鄭氏始以千字文入之小學用以記數其事恐始宋末然紙本堅緻與硬黃略相等書意淳質有與七寶轉輪王及佛告比丘鬱單越諸經筆勢相同者斷然爲趙鄧鮮于諸公未出以前書

非宋以後人所能爲也因借臨一過識之更待知書者
質焉

題陽明山人詩卷

正德丙子九月陽明山人將赴南贛爲白樓先生書是
卷子龍江舟中白樓先生者明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
書贈太子太保吳文端公也公名一鵬字南夫別自號
白樓長洲縣之虎邱鄉人宏治癸丑進士以翰林侍講
忤劉瑾改官曹郎瑾誅復起爲南祭酒補刊監本經史
嘉靖中入爲禮部侍郎偕中官詣湖南改題獻王神主
疏言一路災傷請勅下中官禁儉從騷擾素與同邑陸
冢宰不相聞及陸戍閩海往通書幣陸媿且歎曰吾爲
吳公所容久矣晚而致仕年逾八十以卒文端之子曰

貞毅先生名子孝亦入翰林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貞
毅之子曰澂江太守九華先生名尚朴皆當官有聲故
吾鄉之衣冠舊望也余藏有文徵明彭年諸公所書白
樓父子三世誌表行狀石刻以是得其家世甚詳陽明
山人軒軒在天地間而白樓遺事世或不盡知故附識
之嘉慶辛酉題

又

三希堂法帖刻有陽明山人領南贛大司馬白巖喬公
太常白樓吳公大司成蓮北魯公少司成雙溪汪公集
餞于清涼山又餞于借山亭又再餞于大司馬第又出

餞于龍江卽席次韵之作乃此卷同日所書時白樓方在太常耳嘉慶甲子題

又

余藏是卷三十年攜之行篋歲加題記今併其家三世殘刻歸之白樓裔孫甘肅涇州牧永綬卷在余所不過與他賢等視永綬得之足爲世寶余何惜焉惟亡友彭尺木舊題雖已載其刻集而墨迹在此未忍割去故并余惡札存之亦使異時徵故事者有考也嘉慶丙寅二月題

楊甫未定藁卷二十六

長洲王芑孫念豐

題跋二

跋宋文恪公書東便門石道募疏

余讀華亭杜登春所爲杜事始末及國初諸老書知宋文恪公少與其家旣庭疇三共事徐勿齋楊維斗二先生後與崑山三徐主持慎交同聲二社爲天下文人所望走非無意文辭者也今香巖自述家無遺集蓋不可解豈當時幾社有壬申諸刻而吳下無之故公之少作無傳耶抑公旣顯達意欲專讓旣庭不肯自名其業

而遽佚之耶公文旣佚而書迹在世者亦罕余所見自
尺牘外惟吾家石鵑山房四大字墨采煥發較此疏更
爲完好公壻吾家讀書柱國坊之怡老園先曾祖又壻
於君家斷事公兩姓互爲昏姻余與香巖爲五世外兄
弟公夫人爲吾家勤中咸中二先生女兒弟二先生所
遺私印今歸於余因題是卷鈴識前後用以助香巖念
先懷舊之思焉時嘉慶庚午仲冬七日去公辛亥書疏
之日百三十有九年矣

題洞庭山周氏藏陸清獻謙守齋記

嘉慶十有一年四月余來山中信宿縹緲樓其月辛卯
遊揚灣靈順宮淨雲庵因至槎灣過周氏之居入其門
花藥蓊藹澗水淥流繞屋主人揖客坐澗南草堂復導
登玉筍峯摘鮮枇杷食余日西夕矣取逕度碧螺峯以
歸是日主人出示陸清獻公爲其先世作謙守齋記并
以梁侍講所重書卷屬題卷中題者大半皆余故人清
獻名齋及侍講重書之義具已著錄無事更述因獨識
余今者獲觀緣起云

題秋碧堂蘭亭

秋碧堂蘭亭當是米本并疑世所傳渤海諸刻凡號爲
褚摹者皆海嶽庵迹耳帖尾署字臣張金界奴上進一
行張金界奴元推誠翌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
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張九思之子也九思在至元中以
工部尙書宿衛宮禁討平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之亂
有功領將作院其子金界奴世其官九思娶唐氏翰林
承旨脫因之女弟也九思卒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
七歲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武宗嗟悼加恩金界
奴年十二卽備宿衛其後建奎章閣蒐集圖書特任之

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授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院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兼領中書武
功庫此蘭亭當在其都主管工事提調雜造人匠時所
進蓋元奎章閣舊藏虞道園歐陽圭齋柯丹邱一流侍
書時進覽物也忠獻父子事迹具道園所撰神道碑元
有天下習其國俗崇信蕃僧帝師國師尊無與上以故
中外臣僚命名如文殊奴維摩奴僧家奴之類不一而
足忠獻父子雖出宛平原非蒙古色目而爲之世臣大
家日久沿熟見聞遂亦以金界奴爲名金界奴者義取
佛氏所謂金色界猶之僧家奴云爾

重跋李翰林集

按蘇州府志袁翼字飛卿吳縣人十歲能文長而博覽聞有異書奔走求之或解衣爲質正德丙子舉于鄉以母老不副公車逡巡二十年平生口不言財利與人處無崖谷城府而任情矯伉是非必達其志晚歲隱居不出築小圃藝菊或饔飧不繼欣然忘其貧也又按顧元慶夷白齋詩話陸子元大本洞庭涵邨世家性疏嬾好遠遊晚歲業書浮湛吳市嘗刻漫藁中有寄余云嘗記尋君過澣墅竹青塘上喚輕橈蓋紀實也據此則元大乃書賈之能詩者余前跋未詳其姓茲得其姓矣而名

仍莫考涵邨在洞庭西山太湖備考志人物不及元大
并漫藁之名亦未著錄翼以鄉貢隱居其性行出處與
余略肖翼跋之三百年前余跋之三百年後豈是書緣
契有在故耶

自題石湖菲簿

嘉慶癸亥余主真州書院盡兩歲束修歸治先君葬事
因簿列貨錢出入與其凡役事于此後五年太宜人奄
棄居憂得暇復補繪兆域之圖以示後人楞伽山下所
置丙舍侵尋有待迄未修葺故尙未入簿先君嘗言舊
遺東橋田三十餘畝可作祭產然其租入未足以供歲
事余方有志擴爲百畝以資世守自顧生平傲伉不屑
不潔又疏于用財累致千金緣手輒盡坐勘蓋藏今以
漸衰之年食貧巷處其與幾何深恐所願難成姑識于
此或異日天幸成之則當以田屋之數附書其後

題楞伽山寶積隴兆域圖

楞伽山勢循郊臺逶迤而南其彎環處有一廢寺當道
傍曰寶積寺此地據寺後而稍偏以北當山麓之將平
未平其背負山山巔突起泡墩八九一氣相追蹴圓如
覆釜駢綴若連珠余墳其下遙望正第四五泡墩之間
矣寶積舊爲雄刹今惟破屋二三閒然古簾偃蹇尙存
意其盛時重樓複閣自必沿山曼迴以占眺覽之勝嘉
慶八年余葬先君并自營生壙發其土多殘甃敗甃及
有明年號廢錢恐地卽寺基而寺之隳亦未逾三百年
也余素不信地師會南昌萬君承紀奉諱居吳其兄弟

皆龕識堪輿爲余決擇審定規爲穴場竭百夫之力七
晝夜踏成脫沙連坑用術家言窀穸處與露臺面執不
侔外嚮正而內嚮偏其坑中界域業經堆冢自非目覩
不能知比遭太宜人喪將謀啟祔繙尋舊簿慨然念造
墳及此不過五稔當時賓客僮奴所涉目者漸多零落
何況更久然則其廣輪昭穆之所在不可以罔詔也因
繪茲圖貽後考焉

跋故湖南巡撫陸公家書

朗夫先生守濟南及爲山東按察使時先君館於公佐
公治刑名以先大父與公有舊故也其後公奉譴南還
暨再出數數過余家余年已二十餘補諸生方勇于文
辭數以所見質公公亦不厭而輒誘進之迄今三十餘
年猶服膺所示默以自治譬欬如在耳也忽忽寢衰德
不加修文且日隳髮白齒落乃獲見公子直之而讀公
家書書之訓其子皆一本于身心與當日所以教余大
指相同感歎疇昔恍若平生猶記公言吾輩所學孔孟
孔孟便是從來不得意之人慎勿以得意爲賢余旣自

老田間直之亦久屈小官皆世所謂不得意然自問果可慰公九京者其事安在亦願與直之共勉終身焉爾

又跋陸公山水畫冊

三十年前侍公論文講藝上下古今無所不至獨未一言及畫亦正不知公善六法也今予直之出此始獲一覽數四意趣超出筆墨畦町間昔賢謂道足於文不難而自至豈六法亦然耶唐人禪雲麾將軍不涉畫事而李思訓卒以畫傳公丘平濡染不能如思訓之多誠恐世或罕覩僅此藏家遺迹吉光片羽作劍笏寶之可矣

題曹司城山水畫卷

此余外舅曹公遺筆畫作於乾隆癸卯時公方自深州吏目薨歸以其長女婿余明年余從公入京師後八年公補東城指揮其季女蘭秀始生頃之病不起拳拳以蘭秀屬余叩頭枕上以爲吾亦何所不了於人世獨多是一女異日幸而獲嫁請聽於子然是時蘭秀始扶牀而余年三十九計其當嫁余亦且老矣雖心諾公未敢許公以必能也後四年余出爲華亭校官識沈子恕諸生中又十有四年蘭秀及笄將擇所歸而沈子失其婦遂與爲繼室老妻親往送之明年反馬雙雙俱至拜公

之墓余亦遣子嘉福告成事焉於是去公作畫已二十
有六年矣始沈之來聘也以翡翠珠與所藏宋搨聖教
序爲禮曹以是畫及玳瑁管爲報其行事咸有異乎世
俗之爲者不可以無書也後三年沈子重裘是畫因爲
志之俾兩家子姓傳之永以爲好云

跋石函硯拓文

是硯余主講真州時所得銘而攜之行篋者數年所臨唐人寫經十本皆出於是後以脫贈吾友綺雲又數年綺雲以報聘於上海李氏引晏元獻家傳壻事重爲之銘意以寒山及余夫婦爲李氏子作文字之祥也寒山老壽余夫婦今亦相與白頭差可爲李氏子祝耳若其名位文章他日李氏子非獨過余且當突過寒山而是硯閱世三百年所遭且彌勝矣書其拓文之後爲李氏子勸

跋祝京兆書先文恪公墓誌

無錫邵尙書寶所作先文恪公墓誌家譜載其文不著書人名姓及覩弇州集方知是祝京兆書其後孫尙書鑛亦謂此書最有名而憾其未見蓋此石入土揚本流傳至崇禎間固已不多余蒐訪數十年莫之或覩嘉慶癸酉遇江都江君藩于白下爲言近得武陵趙君魏藏本許以畀余明年八月自揚州寄來書篆人名姓皆具雖其篆無存猶知篆者爲胡纘宗家門故物日亡日少族衆萬指僅此一本爲傳家之寶旣作書往謝江君報以王文安墨迹一冊并識所繇得以示子孫云

題石陽山房詩畫冊

此吾家咸中先生石陽山房圖冊其題者皆一時天下之選蓋自康熙己未至於今百有三十年矣中嘗流失在外先生之孫世誠從蔣氏贖以歸又重葺山房屬故進士蔣麟書重書鈍翁之記將以刻石未及而世誠卽世却後三十年鈍翁之嗣竟絕其墓并堯峯山莊皆沒於他人其族姓訟之官會余老友五泰坦園來守蘇州檄教授蒲君忭往勘過余話其事余因憶鈍翁通門之舊重繙是冊爲慨息者累日識之冊尾亦所以誡吾家子弟慎守寶也

題重修晉于湖敬侯甘卓墓記後

余讀晉書當敬侯之見圖于襄陽也其四子散騎郎蕃等一時俱盡不意其後子孫蕃衍至今守墓有數百家也敬侯之曾祖西陵太守寧有功於吳代以材武自雄近世猶有以拳力著聞者其家風所從來遠矣夢六獨恂恂如儒者旣修此墓又爲其先人作冢舍桐城姚先生書之不一書蓋其事固君子所樂與要之承平久而人有士君子之行亦各遭乎其時也覽者可以論其世云

題明周恭肅公手帖

明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吳江周恭肅公仕當正德嘉靖
之間少後于先文恪其巡撫南贛先於新建王文成其
爲科道諫迎佛烏斯藏及劾中官黎安挺挺著風節晚
而進用不究厥施及曾孫忠毅公宗建起爲東林黨魁
被禍天啟中而吳江之周益以大顯其家法有自來矣
是卷恭肅手帖二詩藁二手帖或在中歲詩固晚筆也
公裔孫樸珍藏什襲將以示余未及而殤瀕殤以屬其
子煨及是煨舉遺言奉其卷以來余方盡然於樸而傷
其志也端拜識之深有望於煨之念先述德云

題宋本唐文粹

此紹興九年臨安府重刊本後有知軍府張澄等十一人結銜吾同年友蕘翁所藏余讀是書三十年苦其訛脫於世所行嘉靖刻三本遍求得之徐煇本較善然終不嫌屢欲借校於蕘翁以蕘翁例不借書未敢驟請姑以色求之蕘翁慨然借我損其匣而勿之惜也宋本中訛脫故亦不少然自有迴勝今本者如李華含元殿賦寺人大伯大伯出左氏傳今本誤改爲巷伯宋之問秋蓮賦丹青翰今本訛舟爲丹張說開元樂章震震今本訛爲蒸蒸是不知震有平音而誤易之也韓愈元和聖

德詩烜威赫德今本訛烜威赧德孟郊古意願分精與
麤今本誤改麤與精以協韻而不知精字複韻麤乃轉
韻而與上鑪字協也張九齡龍池頌序大盜狃於得志
今本訛盜爲道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幽王之滅戲
今本訛改厲王之居彘上以圯耿比羣胡此當从滅戲
若曰居彘則失之矣凡此皆舊本之善非覩舊本雖有
好學深思末繇意揣而得者羹翁以不肯借書見訾同
好然余無一紙之送枉蒙被例有足感者題其後而歸
之

陳舍人守梅圖卷題辭

往南昌彭尚書與修 石渠寶笈得明項元汴所畫梅
鶴其幀首標七字曰天寒有鶴守梅花尚書以課諸翰
林爲詩考其句乃元人鄭昂作也後二十年吾里陳雲
濤舍人取其意作圖屬余題紀君少歲受知 高宗用
材敏入直禁秘歷四十年不改初階有才子繼出取科
第父子皆俳佻冷局以教授自給樵蘇不嬰脩然忘老
其取諸世者廉矣守諸已者約矣約也廉也皆鶴德也
君方託趣於是而余亦願君之終其操也乃爲鶴言以
要之其辭曰

朝予鳴兮九皋孤騰雲兮干霄驂羣仙兮遊翱夕予棲
兮珠樹餐沆瀣兮警曙迴爲儀兮天路予歸飛兮山阿
感隕穉兮女蘿孰華予兮歲晏謔獨笑兮梅之葩田不
芝兮宅其草悄握粟兮奚汝飽鶴長饑兮人共老伴孤
月兮霜空曉懿天心兮迴春梅菲菲兮歲更新和在陰
兮翅如輪聲一一兮凌紫氛羽爲儀兮翩何遠寫予心
兮梅偃蹇彼乘軒兮吾知免鶴同壽兮花同狷

重跋先文恪公與王都憲書

余跋是卷之明年得國初人許重熙所撰明一代省臺部院大臣年表載王懋中安福人甲辰進士正德十六年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按甲辰爲成化二十年其成進士後于文恪景元者九年又與景元同鄉故書有識之景元坐上語寧藩之役明史及橫雲山人藁並不載懋中名他家著錄亦無所見殆懋中出處亦無繫於當時適遭其會耳余前跋倉猝考尋不得遂爾深文傅會今續識其後表而正之前跋已書卷中不復撤不獨以旌余過亦以示讀書之士固有深求而涉於穿鑿

聖人所貴於疑事毋質也

題吳越春秋

按晉書楊方傳方字公回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內史諸葛恢奇之待以門人之禮嘗遣方爲文以示賀循循遂稱方于京師王導辟爲掾轉安東大守遷司徒參軍事方自以地寒求補遠郡閒居著述者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據此則吳越春秋一書當爲晉楊方所更撰而世以歸之趙昱者獨據隋志及馬貴與經籍志耳今是書參錯小說家言其文筆不類漢人或竟出楊方之手煜書傳不傳未可知晉史明言方書行世晉史修于唐則唐世尙

存安知非卽是書而後人誤題爲趙作耶

跋壑舟圖詠

壑舟圖詠二冊皆先文恪公從兄滌之先生所作一蔣藻圖浦應祥隸書二大字弁其首題者八人李旻姚公綬楊廷和費宏楊循吉蔣冕沈翼并文恪所爲記而八也一沈周圖文恪公楷書二大字弁其首題者六人唐寅祝允明羅玘白鉞涂瑞劉機并周所自題則有七也文恪公自侍講時作記以逮歸田重加榜署結銜大學士中閱憲宗孝宗武宗三十餘年其間籤題標識皆公手迹明季此圖不守流轉入虞山錢氏紅豆邨莊太倉吳祭酒見之屬詠乾隆中滌之先生七世孫眉庵公始

以善價購歸今冊中無錢吳兩人題紀或惡此兩人而去之耶眉庵購歸後漸有近世諸公續題二圖于天地間不過片楮在吾家爲重器傳弄三百年完善無恙吾先人手澤存焉後人宜如何寶愛之

題欽吉堂文集

往在華亭讀吉堂詩夸異之時吉堂未以文鳴也其後
別去始一二見其所撰偏鋒側筆每見益勝及是蒼然
有老成之風矣吉堂畸人也亦異才也縱心於無人之
鄉愜趣於獨往之路雖時或不裁於法必伸其意而後
止其文如諫果如黑葉荔支醴醴有回味如盆松盎枯
夭矯離奇特過於蔽牛之稿其造意如蓮萼倒生從空
萌達紅雲綺望其用筆如壯士夜斫短刀暗撩血不濡
縷當之者若風過虛其文境與晚唐陸魯望羅昭諫相
出入小山與大山並而高出其上曰峒庶幾近之余行

天下所接操觚輩流如吉堂其人固不數數覲使吉堂
生在通都早逢匠石如東野紹述之遇韓薛華沈傳師
之遇杜何遠不震今轍古惜所遇獨窮老如余者爲之
攘臂激揚宜其不信於世矣然吉堂志力方剛其進未
已而余困衰疾景迫桑榆恐不獲覲其異日成一子藏
名山遂以書諸其帙非余之能傳吉堂余且藉吉堂以
自聞於後也

附惕甫先生六十壽序

華亭 欽 善吉堂

甲戌歲春王穀日吾師惕甫先生六十生辰淞南舊
徒依望先生如綢繆之繚喬松如小霍之宮大山仰

慕俯慚末由贊誦豈無以贊誦先生哉先生之名自
京師而天下凡爲士者靡不習也先生之文自漢唐
而宋明凡士之有文者靡不服也當世鉅公大儒皆
將揚解長言之何煩門下士爲之誦誦竊惟士長東
南以才藻顯大抵軟美自喜志節無問其所繇來非
朝夕矣海內人才大江以北趨揚州爲數大江以南
趨金陵姑蘇爲數此三數者互有清爵重望開世一
出之人登高而呼奔走賢豪主持名譽大約更一主
持者而時會一變每變而其境愈衰百年以來所謂
東南壇坫士敝於此矣以先生挺立其閒四十年昔

居少壯不求先達之游揚今茲既老自爲後生所矜
式古道之塞獨力開之後來之繫一身任之長不六
尺而氣蓋天下人知之氣蓋天下而一言不妄一行
不苟人不知之也喜譚時務而睥睨公卿人知之睥
睨公卿而傾心寒峻謙若無我人不知之也以先
生爲安定而先生極雄邁人以先生爲永康而先生
不羸豪其教讀書也曰務經濟爲大其教修身也曰
去夸詐爲先談經曰如飯談史曰如羹談雜學曰如
百味論詩曰溫柔敦厚論文曰無定法惟其是而已
而常所諄諄於後學無日去諸口者曰身外無學問

也自古無合韓蘇朱陸以立其身者而先生文章氣節性情行義幾欲兼之在數公當日已各有不容於其世又何怪乎先生然百年中斯道之眞際不減繁惟先生是賴疑天下之士皆以爲然詎敢阿好也二十年前先生嘗官華亭教諭或爲先生稱屈先生笑曰汾亭風雨古有寂寞過於今時者或諷先生行已太高絕人太甚先生笑曰鐵門風味固非嚼冰雪人未可共語也此雖一時戲言亦可見先生之素抱矣先生旣去官眷念舊徒數數往來淞南風采氣誼善輩得之最眞疏才陋筆稱誦無體將借先生之壽以

自重其辭謹敘門下主華亭欽善誤高崇瑞書